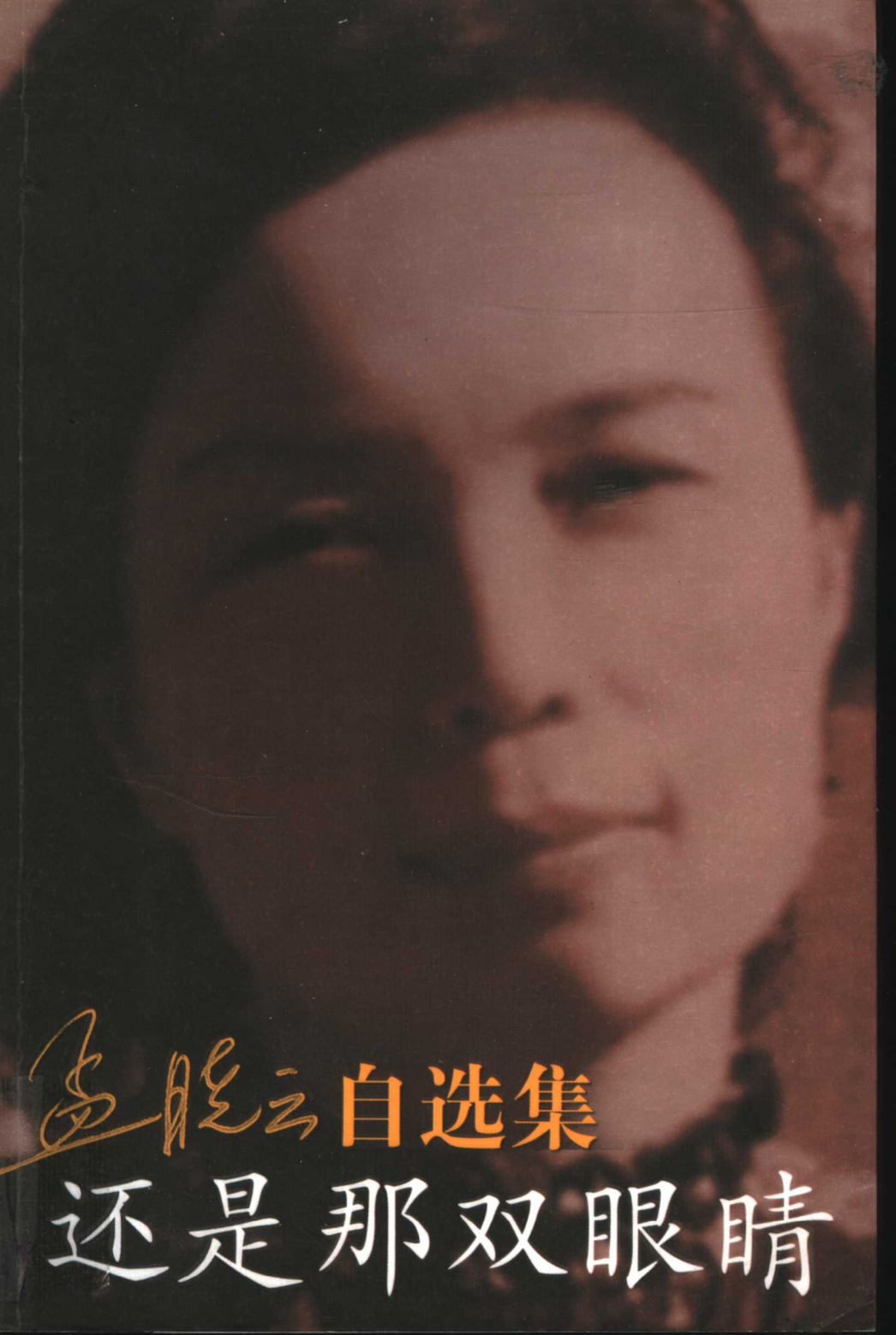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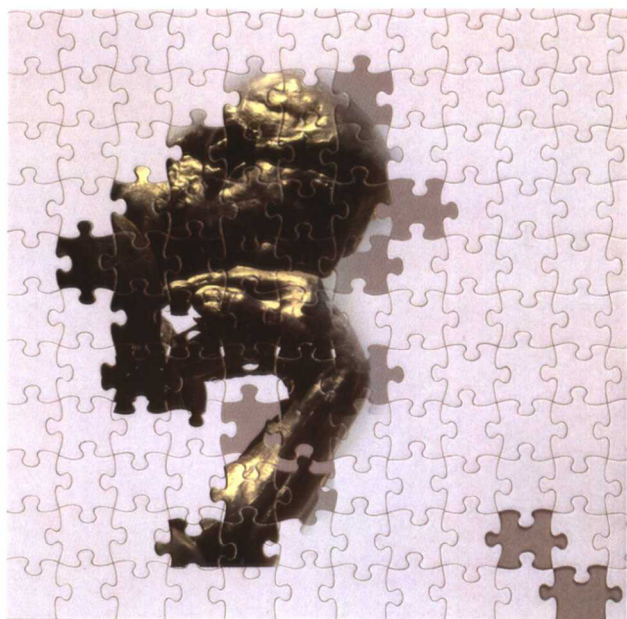




马晓云自选集

还是那双眼睛

125/530



还是那双

孟晓云自选集

眼睛

群众出版社 ○2003年·北京

2003.7.10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还是那双眼睛：孟晓云自选集/孟晓云著. —北京：  
群众出版社，2003.1  
ISBN 7-5014-2788-7

I. 还… II. 孟… III. 报告文学 - 作品集 - 中国  
- 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7055 号

**还是那双眼睛**  
**——孟晓云自选集**  
孟晓云 著

---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 
利森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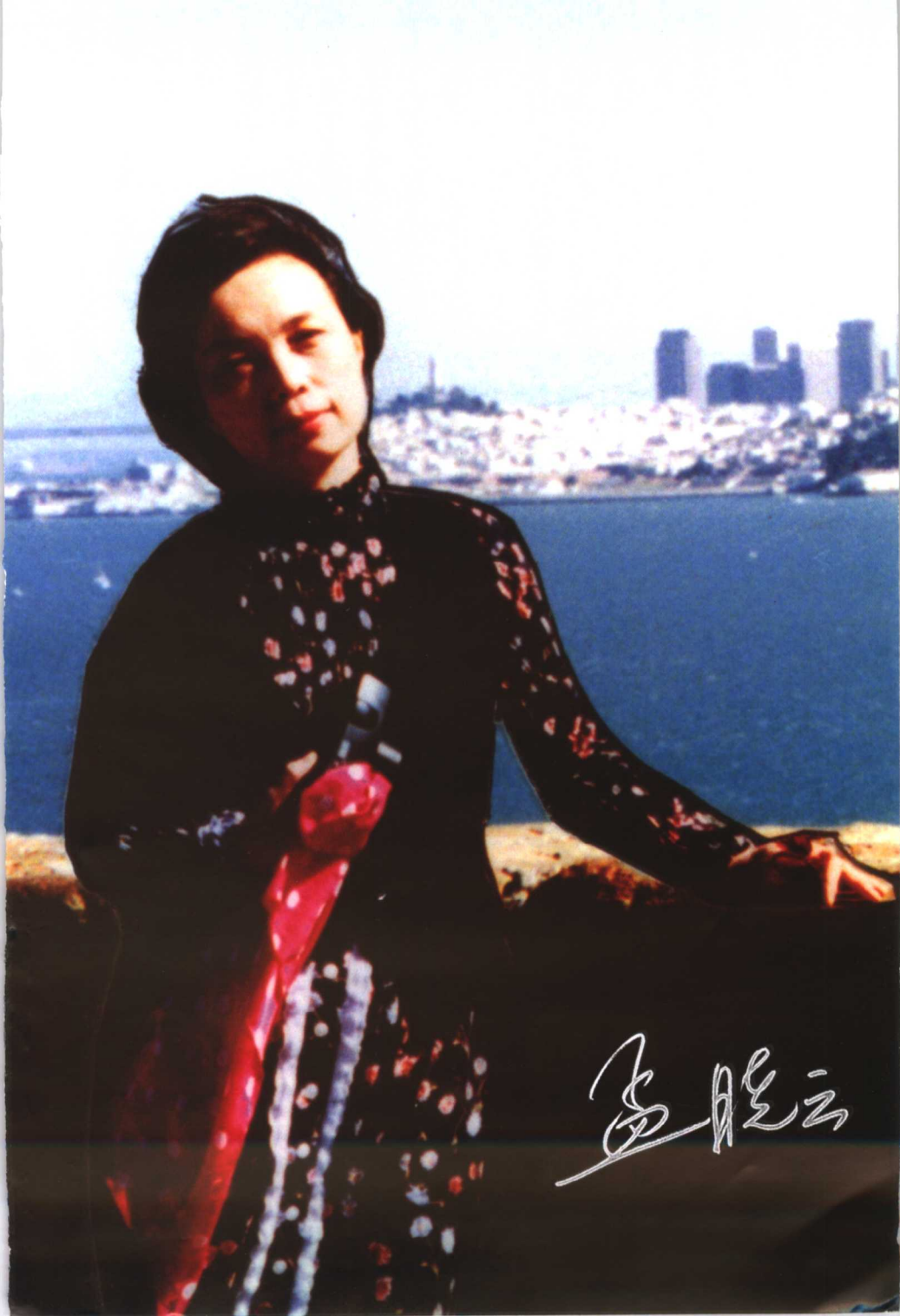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插页 3 494 千字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-5014-2788-7/I·1165 定价：30.00 元

印数：0001—6000 册



马晓云

## (一)

阿瓦基通往塔<sup>吉</sup>斯坦干又沙漠的那条公路太坎坷，吉普车上下起伏，险些直捣了我的膝盖。我不怕苦，一门心思是要亲眼看看胡杨湖的眼睛，我要到阿拉尔小镇去寻访整剧的主人公——钱宗仁。

还未见到钱宗仁，我已把那古老、稀有、罕见的胡杨与他联系在一起了。

在乌鲁木齐，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李现国，送给我一本《新疆风情录》。那里有关于含“流泪”的树的传说。

胡杨的历史古老，在新疆库车千佛洞和甘肃敦煌锁阳河的第三纪层中，都曾发现过它的化石，距今约有六千五百万年。

胡杨有许多可贵的品格，它耐干<sup>旱</sup>、耐盐碱，抗风沙，生活环境越干旱，体内则在水分越多。如果有什么东西划破了树皮，体内的水分便从伤口处渗出，看上去象伤心地流泪。千百年来，自生自灭的胡杨，总是默默地为人提供各种财富，质地坚硬，是优良的建筑材料。嫩枝树叶是牛羊的饲料，就是流出的泪，用途也很广，可以食用，也可制肥皂。

不知为什么，胡杨让人想起中国的知识分子。

新华社分社的另一位记者李学毅，向我讲述了他与钱宗仁接触的一些感受。有一年春节，他在阿瓦基见到钱宗仁，钱宗仁向他讲述自己二十年来学之路所经历的风雨，所受的侮辱和损害，外面欢声笑语，屋内声泪俱下，真是有人

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<b>人是世间最宝贵的</b>   | / 1      |
| 还是那双眼睛            | / 3      |
| 山村的呼唤             | / 13     |
| 大山的眷恋             | / 21     |
| 胡杨泪               | / 27     |
| 忘不了这颗心            | / 44     |
| 一个四十岁女人的感情经历      | / 51     |
| 明天判决              | / 68     |
| 不变的情怀             | / 84     |
| <br><b>重新书写历史</b> | <br>/ 93 |
| 面对时代的挑战           | / 95     |
| 一个市委书记的独白         | / 105    |
| 另一种生活             | / 113    |
| 温州风情画             | / 123    |
| 寻找中国潮             | / 133    |
| 开发者之歌             | / 166    |
| 机遇和命运的变奏          | / 176    |
| 一个消失了的村庄          | / 187    |

走出混沌 / 199

多思的年华 / 201

你在哪里失去了他 / 244

走出混沌 / 283

岁月如歌话青春 / 353

天空与大地之间 / 355

穿白大褂的小人物 / 373

圆 / 381

一粒砂，又一粒砂 / 388

春城的一场暴风雪 / 402

引力 / 409

“巨人”的诞生 / 417

没有玫瑰的日子 / 429

青春方阵 / 462

在时间的缝隙里 / 477

《山村的呼唤》采访手记 / 479

我选择了冬天 / 488

你生命中那时光 / 496

《多思的年华》采写手记 / 505

聚散匆匆 / 516

时光如水静无声 / 521

北欧采访手记 / 531

十四面镜子

——《非隐私访谈录》后记 / 544

胡杨不相信眼泪 / 550

后 记 / 566



人是世间最宝贵的



## 还是那双眼睛

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因此，诗人和画家都极精细地描绘人的眼睛。

三十六年前，著名作家周立波曾经这样描写过王震同志：“像八路军所有的身经百战的将军们一样，他有一双好眼睛，在原野里看得非常远。”

一个将军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没有远见卓识是不行的。

我们破坏了一个旧世界，这还不是目的。我们要建造一个新世界。这时候，有些人的眼光变得模糊，黯淡，失去了当年的锐利。

王震将军还是那双眼睛。他看到了历史的巨大转折，看到了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，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种新形势。他仍然是一位将军，但是他的军团变了。他率领着铁道兵、军垦大军，历尽艰辛，走遍了祖国的高山、沙漠和荒原……

而知识分子，则始终是王震的朋友，是向新世界进军的王震兵团的依靠力量。

硝烟未尽，炮声在耳，王震率部挺进新疆。一路之上，他花了很大精力做了两件事：收罗人才，收罗书籍。记不清他找多少人谈过话了，各种专家，教授，留学生，甚至刚刚俘虏过来的国民党的技术人员。王震总是一句话：“走，跟我们上新疆！”虽然仗还在打着，他已经想到明天。他是去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，他要办纺织厂，钢铁厂，农学院，他需要人才。

“这些人国民党哩！”

“怕什么，他又不是党棍，是搞技术的嘛。用！”

这种争论，先是发生在王震和他的部下之间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变成了王震的一种罪名。但是，一座座毛纺厂、钢铁厂、农学院，第一次矗立在新疆的大地上，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也随着物质财富一起生产出来了，这是多么好的回答。

1957年，反右派运动后期，王震心里总在想着一件事：定为右派的人，也要给个出路。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，他们的知识还是有用的。可以到农垦部门来嘛，我们有能力、有力量收容他们。于是，许多人到王震的兵团里去了。艾青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……北去的列车，在暗夜里隆隆地行驶。车厢里多闷哪。艾青一眼扫过去，全车都是军人，只有极少数几个人身着便衣。这是王震的部队，正在向黑龙江进发。艾青好像是糊里糊涂就上了这趟列车的。不，当然不是。生活有时候像落差很大的河流、瀑布，急转直下，容不得人们细想。现在，伴着列车单调的节奏，艾青陷入沉思。

一天，他正郁闷无聊，在公园里看人下棋。忽然有位同志来找他，说王震要见艾青。一见面，王震就说：“老艾呀，我又爱你又恨你！你是不反对社会主义的，你是拥护真理的嘛！离开文艺界，你到我们那里去吧。”王震指着地图说：“这里是密山。怎么样？”第二天，王震又到艾青家里来动员艾青的妻子，指着满屋子的书说：“把这些营养品都带去，书架也带上，北大荒需要文化。”

艾青就这样登上了北上的列车。是王震对他特别垂爱吗？艾青搜寻往昔的记忆，这么多年也就见过两次。南泥湾，花篮的花儿香，劳军大会。艾青朗诵了一首诗。什么诗？唉，全忘了。王震讲的几句话还记得，他说：“毛主席说，延安来了一些名流学者，需要维他命。没有维他命，眼睛就近视了。”是这个意思吧。再一次就是1954年，艾青从南美洲回来，王震请他去。见面之后，王震说：“我在大兴安岭看到的景色真美呀，我想到你了，我想若是艾青来，该写出多少好诗呵！你到铁道兵来吧，全国只要铁路能通的地方你都可以去。我给你一部车子，一个秘书，你

去不去？”谈话间，艾青看到一本《艾青诗选》，他随手翻翻，只见里面划满密密的圈点。扉页上是王震写给儿子的“指令”，也记不清了，大约是说：凡是我打了一个圈的，你们要熟读，会朗诵。打了两个圈的，你们要会背。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动诗人的心了。艾青心里发热，王震将军爱我的诗，也爱我。

就见过这么两回。

……现在，列车到达哈尔滨了。月台上有车来接。艾青很诧异，问道：“是谁让你来接的？”回答是“王司令员”。戴着右派帽子的艾青，眼睛湿润了。

列车继续向前。快到牡丹江了，突然广播里喊道：“艾青同志，请你在牡丹江下车，站台上有人等你。”

艾青惊呆了。他知道是王震在等他，可他不敢立刻站起来。整个列车的人都惊愕了，原来大“右派”艾青就在本次列车上！他怕暴露自己。他是用“搞农业的”身份打掩护的。过了一会儿，艾青装作上厕所的样子朝前走去。一个车厢又一个车厢，那车真是长呵！到哪里去找王震呢？终于找到了播音员，她着急地说：“你就是艾青呀，还不赶快下车。”正说着，“咣当当”、“咣当当”，车开了。艾青终于没能见到在月台上等他的人。

一个与地富反坏连在一起的人，一路之上受到一位将军这样的照料和保护，铁石心肠的人也要感动，何况是一个诗人。他们没有任何私交，一个是诗人，现在倒霉了；一个是读者，依旧赫赫有名。但是在王震眼中，这位倒霉的诗人，仍旧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于是，在密山，在向荒原进军的动员大会上，王震站在一辆卡车上说：“有个大诗人，艾青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他也来了，他是我的朋友。他要歌颂你们，欢迎不欢迎啊？”

数月来，艾青一颗仿佛悬吊着的心，在一片“欢迎”的轰鸣声中，落到了完达山的土地上，安稳了，开始了生命的新旅程。

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，王震将军见过的人多啦，伟大的，渺小的，有功的，有罪的。他知道爱什么人，宝贵什么人。人民需要的人，党的事业需要的人不应该爱么？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

贝，革命需要他们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离不开他们。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重任，使王震将军具有这样的战略眼光。

早在战争年代，王震的部队里就聚集了许多知识分子。每逢他们上前线，王震总要给师团打招呼：“好好照顾，可不要把我们‘墨水瓶’给打烂了！”被王震称为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刘亚生，是北京大学毕业生，难得有这么一个！将军破格提拔他当了政治部副主任，而当时许多红军战士不过是连级干部。王震敢做这个主，凡是高中毕业生，一参军便是连级待遇。人们说，这是王胡子的“土政策”。三八式的干部讲怪话了，王震操着改良了的浏阳腔说：“人家高中毕业不容易哟！要毕业多少次呀，要初小毕业，高小毕业，还要初中毕业，你去念个试试看！中国文化落后，读书人可贵，我和贺老总都喜欢文化人。知识这东西很宝贵呀！”可以说，从战争年代起，王震就在收罗人才，储备人才。看不惯的人有，提意见的人也有。王震对随军记者杜鹏程说：“你给我找一篇文章，叫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》。”杜鹏程问：“你干什么用？”王震说：“我要在会上给大家念念。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，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。这不是我的发明创造，党中央文件上早就讲过的哟！”

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这样宽阔的胸怀。他用他的爱温暖着不止艾青一个人。作家丁玲，歌唱家张权，至今怀着感激的心情想着王震将军，因为在她们曲折的人生道路上，将军曾经伸出了有力的大手，搀扶过她们，使她们刚强地面对人生，在困境中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。

早在1936年，丁玲就认识王震。第一次见面，王震热情极了：“听说来了一个女作家，欢迎！欢迎！我们这里都是武将，没有文人。我们非常需要作家。”1954年，第一届全国人大散会时，丁玲挤在人群中，王震将军忽然喊她，笑着说道：“你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我读过了，写得很好。”女作家惊诧了，没有想到像他那样的武将，政务繁忙，会有时间读她的小说，她感激地对他笑了。可是在密山的会见却是1958年6月。时过境迁，丁玲此时已成为文艺界“反党集团”的首要人物了。她忐忑不

安。将军严峻的目光中闪出一丝柔情。他对丁玲说：“思想问题嘛！我以为你下来几年，埋头工作，默默无闻，对你是有好处的。”他看丁玲沉默着，便又说下去：“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，很不在乎的。过两年摘了帽子，给你条件，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，你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。这里的天下大得很，我们在这里搞建设嘛！”

1962年夏，王震在哈尔滨拜访了解放初期从美国归来的著名歌唱家张权。她是在北京中央歌剧院被划为右派后下放到哈尔滨歌剧院的。将军向她请教，兵团里唱歌跳舞的人，能不能转到歌剧院来。张权不敢回答。以她的处境她能说什么呢？她说：“这我说不好，得问院领导。”王震直率地说：“你是专家，我就是问你！”张权说行，兵团里有人才。王震高兴了。没过多久，果然有一批兵团的青年转到歌剧院来了。有谁知道，王震的拜访给了张权多么大的欢乐啊！

同年冬天，张权到北京开个人音乐会。周总理去了，王震也去了。演出结束后，王震对张权说：“快过年了，到我家来过年吧！”

在王震家的年夜饭桌上，将军对张权的孩子们说：“你们的妈妈当年从美国回来不容易啊，你们要理解她，不要背家庭包袱。”然后，又亲切地问张权：“你唱歌那天看见我旁边坐着谁？”

“看见了，你旁边坐着周总理，还有一个人，不认识。”

“那人是罗瑞卿大将。”

“你们三个人总在说话，好像没有听我唱。”

“我们正在讲你。我把你的情况向总理和罗瑞卿同志介绍了。罗大将很钦佩你的爱国思想，对你的遭遇愤愤不平。这时候，周总理特意叫人把自己的一杯茶给你送到后台上去的。”

一杯茶，一席话，一颗心的跳动。永世难忘啊！这时，张权才感到，像王震将军那样粗犷性格的人，却有着这般柔和细腻的感情。

当你受苦受难，遭逢厄运时，王震坐立不安，大声疾呼，他总是牵挂着你；当你时来运转，政策落实了，日子好过了的时

候，他把往昔的一切都当做过眼的云烟。整过他的同志，他早忘却了，有人提起，将军总是说：“哎，这个人还不错嘛！”王震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不记仇，不图报，心地像孩子一样的纯真。这是怎样一种高尚的情操啊！知识分子爱他，不仅仅因为受过他的帮助，而且还从他身上感受到共产党人的美德。

王震爱知识分子，正仿佛将军之爱士兵。他望你成才，给你活力，为你创造条件，帮助你成就更大的事业。

“杜鹏程，你最近在干什么？”1954年王震将军在北京遇见杜鹏程，这位作家告诉他，刚刚完成《保卫延安》一书。

“写东西，坐在北京能写出来么？走，跟我到铁路工地去转转！”就这样，将军把作家拉进生活，带他一起钻隧道，跑桥梁工地，一呆就是十三年。沸腾的生活养育了作家，使杜鹏程的笔下涌流出《在和平的日子里》这样的名篇。

“张权，找我有何事，说吧！”

1977年张权被“劝”退休。这位歌唱家无奈，只好回苏州原籍，跑了一年，户口落不上，进退两难。现在，她嗫嚅地说：

“王老，想告诉您，我要退休了。”

将军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：“乱弹琴！现在正是你施展抱负的时候，退什么休呵！”

歌唱家的眼泪流下来了，她像一个找到大人庇护的孩子，一下子把自己的委屈都倾诉出来了。王震忽而叹息忽而激愤地说：

“你哪儿也别去了，就留在北京吧！把你的情况写一个材料来，我给你反映，你愿在哪里工作？”

不久，张权就到北京歌舞团报到了。

“老艾，走，跟我一起去转转。”在三江平原，在新疆，王震一有空就拉着艾青到处跑。满天风雪，王震问了：“老艾，走不走？”当然走，头顶着风雪也走。到了一个水库，房子没有窗户，一条长长的炕。王震又问了：“老艾，我们睡一起怎么样？”艾青说：“我睡觉打呼噜。”“那咱们一人睡一头吧。”谁也说不清艾青跟着王震跑过多少地方，在那些不能发表作品的日子里，生活照



样撞击诗人的心。两部长诗草就了——《踏破荒原千里雪》、《哈马通河上的朝霞》。多么美的名字，可惜这些作品全部遗失了。

这就是王震的爱。有时候你被他拖得精疲力竭，累得要死，想发牢骚；但事过之后，你觉得自己长了见识，增加了才干，出了成果，也懂得了王震将军别样的爱。

知识分子也爱王震。大凡与王震将军初交的知识分子，都有共同的感觉：一见如故。人与人之间，惟其平等相待，才能一见如故。华罗庚第一次见王震，两人一直谈到深夜，推心置腹，我忘了你是教授，你忘了我是将军。艾青身处逆境，王震依然朋友相待，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，率真之情，溢于言表。他一方面对农场领导说：“政治上要帮助老艾，赶快让他摘掉帽子，回到党内来。要让他接近群众，了解战士。”一方面又率真地对艾青说：“老艾呀，你要是搞不好，我是要骂你的。等我死了你再写文章骂我！”发起火来也向艾青吼道：“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大文化人我就怕你！”能这样讲话的人，是真正的朋友。1980年王震要去新疆，一个电话叫柯岩立刻登程。老伴说，人家柯岩有心脏病。王震一瞪眼：“怕什么，我的病比她还重哩。”果然，从新疆回来，柯岩住进了医院。王震说：“怕是累的哟！”他让爱人去看她，特地带去一张短笺：“我兹给你一个特别命令：必须服从治疗，安心养病。你为党工作的时间还长。”柯岩给将军的复信上写道：“司令员同志，你的命令已经下达，正在执行。我希望有人能给你下一道命令，因为你作为一个病员，表现还不如我！”王震读后，朗声大笑。对农业上的问题，王震多次请教农业学家金善宝。有一次请金善宝来家里吃饭，王震恭之于上座，上座是一把藤椅，平常是将军的坐席。今年8月刚从三江平原考察归来的金善宝，讲起三江平原的今昔巨变，十分感慨。真是逢人便忆王震，当年豪气干云。

纵观历史，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，是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，文明与野蛮的标志。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知识分子的民族是愚昧的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。王震在自己的长期实